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列寧——永遠不落的太陽

瑪·E·米漢利等著

章叢蕪譯

820(2)  
1193

文 化 工 作 社  
譯 文 叢 書  
〔三輯之五〕  
列寧——永遠不遠的太陽

E·瑪米利亞·等著·韋叢燕譯

一九五一年七月印行

書叢文譯社工作文化

陽太的落不遠永寧列

The Sun That Never Sets

原著者

E. Mamedkhanli 等

翻譯者

章叢秋

發行者

深蕪

分銷處

聯營書店  
上海·北京·漢口·廣州

發行所  
文化工作社  
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一年七月初版

編號【場140】印數0001—3000

## 前記

新寄到上海的五月份蘇聯文學月刊關於蘇聯短篇小說曾說了下面的話：

『在我們文學中占重要地位的蘇聯短篇小說的特點，就是它的和現實生活的親密接觸，避免形式主義的矯揉造作，以及觀念和結構的明確。像波列伏耶(B. Polevoy)雅諾夫斯基(Y. Yanovsky)，葉米利安諾娃(N. Yemelyanova)這類的公認大家的短篇小說，都是具有高度價值的，確切地是因為他們顯示了對於蘇維埃現實的一種深刻的瞭解，並表現了蘇維埃性質的新特色。』

上面所述的種種特點在本集裏所選的十七篇短篇小說中都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的。

瑪米漢利(E. Mamedkhanli)的列寧——永遠不落的太陽(The Sun That Never

Sets) 以織女古姆如對於列寧像的熱情和牧人們對於列寧像的尊敬，愛護，和需要，表現出這位世界勞動人民的父親，是如何深深地活在蘇聯的每個男女老少的心裏。

『劇烈的傾盆大雨整夜之久浸濕著乾像，它的美麗的花樣現在像彩虹一般在閃耀着。就像在春天太陽的光下耀出成千的燦爛奪目的深淺不同的彩色。但是在那些閃耀的花樣中祇有一樣東西消去得一無痕跡了——古姆如在那悲哀的日子所織的黑邊。黑顏料被春雨沖洗掉了。

『「那些黑顏色不合乎他呀。……因為他對於我們豈不是一個永遠不落的太陽麼？……」』

這是一個老牧人的信仰。他的像上不應有黑邊，他是不死的，他是永遠不落的太陽！

圖察爾(A. Gonchar)的隣居( Neighbours)給我們描繪出一個活生生的蘇維埃型的集體農場主席的特質。紅地集體農場主席安里森·阿提莫維奇在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所表現的忿氣，褊狹，驕傲，一方面顯出勞動人民的天真，一方面顯出

社會舊時代所遺下來的意識渾沌。但是當競爭對方的集體農場遭難——失火——威脅了人民財產的時候，蘇維埃血液便在他的身上沸騰起來了。

『……並不僅是他自己的在植林那邊定界的農場的土地，而且德聶伯斯坦，和五年計畫，和先鋒各農場的土地也是一樣，現在都展佈在安里森·阿提莫維奇的腳邊，對於他好像極親極近似的。隣近田地所面臨的威脅彷彿把宅們聯合起來，而且把宅們置於他的保護之下似的。他忽然覺得極需要保護這個地方。這時他是整個草原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的衛士和主人。』

安東洛夫 (S. Antonov) 的早晨 (Morning) 是藉着一個測量員和一個奉命看守橋樑的集體農民阿萊塞一天早晨在橋邊的閒談，表現兩個青年集體農民——阿萊塞和他的妻子都霞——的婚後的相愛生活，以及主要地他們在事業上彼此發生戀愛的經過。

都霞試驗把蕎麥成行地種得相隔半公尺遠，使蕎麥梢可以鋪開像一把傘樣，遮着太陽，好不至於晒死。她試驗成功了，博得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頭銜。阿萊塞先在大會上攻擊她，然後追求她，煞費苦心地幫助她，他們終於成了美滿幸福的

伉儷。

契爾倫珂 (A. Chernenko) 的狂風 (The Squall) 使我們看出一個舊時代的頑固自私的老頭子的思想和行爲，是如何不適於這個偉大的嶄新的社會主義的時代。集體漁場組長老保丹·柯修思珂在鴨子河發現了空前未有的堆積的魚羣，打算用自己的一隻小船把魚撈盡，寧冒讓魚遊走的危險，千方百計隱瞞着，不讓別人看見，連他所剩的唯一兒子都不告訴，而寧願騙他到海上空冒生命的危險去。

最後他受不了良心的呵責，便冒險出海去追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卻已經被別的漁人們從海裏救走了。老頭子趕到的時候，才告訴他那個駭人聽聞的魚羣。但是等他的兒子率領着許多漁船趕到鳴子河的時候，魚羣已經沒有踪影了。遍尋無獲之後，老頭子愧懼交集地哭泣了。

但是他的兒子——一個典型的蘇維埃青年，一個共產黨員，卻喊道：

『順風轉舵呀，爹爹！加入這個縱隊來！那個魚羣不會跑出我們的手的，我們會把它捕到的！絕對有把握的！』

這是蘇維埃現實的浪漫主義呀。

『保丹忽然覺得快樂，歡心，喜悅了。他現在明白狂風也吹到他身上來了，但是這卻是一種不同的狂風，它掠過這個老漁人的心頭，把時代所有的浮渣都從他的心頭清除了。』

雅杭妥娃(M. Yakhontova)的河開凍了(The River Starts Moving)表現一個的生活既不是爲着舒服，也不是由舒服來決定的，而主要是由於習性，連帶着環境的力量和責任心，來決定的。

夏季在輪船上當舵工而冬季在修船場當木工的珂思提亞·莫霍夫迷戀着嬌妻愛兒的美滿的家庭生活，不願在夏季再到船上去過漂泊生涯了。船場留他長年在場裏工作，他本來是稱心滿意極了。但是等春天到了，河開凍了，陸上老少歡騰，河裏羣船肅叫的時候，莫霍夫的心情波動了。

最後他遇見了他的輪船上的共青團組織者。

『你所不想去的地方，國家並不推你去，那是十分不錯的，』他動人地說道。  
『但是難道你的意思是說，你自己不願等一個合於丈夫身份的工作麼，假使你身上有任何真正的蘇維埃血氣的話？你把自己的身價定值幾何呢？一個帶眼的銅錢麼？』

近來我們並不是替猶太人或商人加孟斯基們做事呀！好朋友，在行船季裏，一個河上人是像收莊稼時候的一個集體農民哪。他要在這裏做一天，國家以後便要記住他的工作一整年哪。』

於是他聽見了『那隻輪船的低低的柔潤的嘯聲，彷彿並不是在他的耳朵裏響着，而是響澈他的週身——在他的兩腮裏，他的頭腦裏，並在他的血液裏響着。』

於是他終於上船去了。伏爾加人是沒有辦法的。河一開凍，他們便發轉了。

斯莫利安 (A. Smolyan) 的祕地 (*Terra Incognita*) 告訴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由於疏忽和偏見所發生的隔膜之可怕，以及瞭解後之喜悅與感動。

地質考查團團長安得列·羅斯妥羅維奇·柯爾遜勤於工作，不願總處派實習生來麻煩他，同時受他文章影響而真心前來學習的德米垂·格列奇亨因初見面便受到他的冷遇，而對他懷着誤會。但是日子長久過下去，才識過人的熱心服務的醉心事業的人是終會互相瞭解的。德米垂越來越愛慕他的團長，同時團長在無意之中得悉了他原來所厭煩的實習生卻冒了性命的危險十分艱辛地替他踏勘明白了他好久所不能明白的謎地。

『……我們對於我們在一塊工作的人們瞭解得多少啊。……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性格，他們的本事和能力。……在每個人的性格中都有一些白點哪，一種祕地呀，——某些才能沒有十分充分顯露出來，某些優良的特點，就連他的朋友們都不知道。發現一個人的這些特點正像發現繪在地質圖的空白處上的大地財富一樣令人高興哪。』

庫斯尼卓夫(P. Kuznetsov)的唱歌比賽(A Test of Voice)描寫部落會長的掠奪與殘暴，及其幫兇們的卑鄙與無恥。

草原上著名歌人詹布爾藉着歌詠酋長加狄伯的死去的獵狗，罵他道：

『獵狗對於草原忠心耿耿，  
並不屬你呀，那些牛羊馬羣。

日日夜夜他保護得辛勤，

所有的牲口都正該屬於我們。

但是你這個懶貨，領着可汗的一羣惡犬，

你控制着草原，你這個該殺的賊漢。

加狄伯呀，但願上帝苦苦懲罰你——

本該把你扼死呀，由你的獵狗生活安逸！」

以上所談的是一九五〇年一月份英文板蘇聯文學月刊所載的七篇短篇小說，以下我要簡單地介紹同年五月份該刊所載的五篇短篇小說。

葉米利安諾娃(N. Yemelyanova)的我國(My Country)描寫會計師亞歷山大·伊凡諾維奇如何盡忠職務，如何愛慕祖國的河山，具有如何曠達的人生觀，並過着如何健全美滿的生活。

他寫信給他的青年朋友米夏道：『……我在壯年時期看過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好許多地方，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任何地方比任何別的地方「好些」或「壞些」。我們在我們所愛慕的國土上的勞動使得全部國土都「好些」了。……』這是倚筆偉大的充滿着國愛的胸懷啊！

公餘之暇，他便同他的妻子黑眼一陣去釣魚，打獵，或拿出瓊瑤琳，一拉一唱，享樂人生。

雅諾夫斯基(Y. Yanovsky)的蘋果樹下(Under the Apple Tree)敘述著名的集體農場老農民社會主義勞動英雄伊凡·綏苗昂諾維奇和同村人老教師彼得羅·彼得羅維奇在蘋果樹下的一場談話。

在老教師替著名的老農民填寫一份外國寄來的調查表的時候，關於偉大祖先的述說方面我們看出社會主義的新觀點來。

首先提出的是他的發展蘋果變種的老父親綏苗昂·阿斯達波維奇。當地牧師騙了他的棵新蘋果樹成名了，他卻沒人知曉。他又發明早櫻桃和無芒的小麥穗，每個穗子上有六十粒麥子。他不會讀書寫字，他沒有得到帝俄時代的政府和社會的任何幫助。

其次提到他的外祖父虞赫木·達拉索維奇·斯里瓦，綽號希臘人。他是一個農奴，跟着主人在大都市和外國跑，自己學會了繪畫，無人賞識，過了悲慘的一生。

第三提到他的曾祖母所記得祖先吉拉經木·葛利。他體強力大，是一條真正的

好漢。他是一個農奴，專門團結農奴，殺害地主。最後被捕，被判處終身苦役。

最後提到本地哥薩克人的一個祖先。他決心犧牲自己，代表當地人民同入侵的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和出賣民族的哥薩克酋長麥綏伯談判，拖延了時間，救了當地人民財產，並助成了祖國的大勝利。

但是最後的結論卻是：

『一個家族並不會作出一個最優紀錄的——那需要集體呀。』

瓦羅比阿夫(E. Vorob'iov)的癡情的華姿舞曲(Valse Sentimentale)是蘇聯這次愛國戰爭中一個遊擊支隊裏的破壞隊長綽號勒夫霞(意即左手作事的，俗稱左撇子，)的愛人隨軍看護婦瓦秀姐所最愛的曲子，在她負傷身亡後，即奏此曲安葬。

華姿舞(法文爲*Valse*，英文爲*Waltz*)是一種四步圓舞。

作者以第一人稱敘述他在海濱療養處的同房人偶遇戰友的故事。這位同房人德米垂·伊凡諾維奇·莫仙諾夫即上述之勒夫霞；這位戰友皮阿得·瑪費耶維奇即爲勒夫霞愛人瓦秀姐癡情的華姿舞曲的隨軍樂人。

從莫仙諾夫的口中我們聽到了敵後遊擊的艱苦卓絕的動人故事，並瞭解了音樂

在軍中生活的重要性。

莫斯克溫 (N. Moskvin) 的感念 (Grateful Remembrance) 敘述一個水電廠建築工程中的青年女工，在十七年後偶而順道拜訪當年的黨組織者表示謝忱的故事。

女工安妞達，婚前全名安麗亞·妥洛康尼珂娃，婚後全名安娜·薩維希娜·朱菲思妥娃，在工程完畢後，由黨組織者塞吉·塞吉耶維奇·修拉夫利夫保送工業學校，然後由大學畢業，而充任公路建築工程師。由此可見蘇聯男女工人教育機會均等之一斑。

故事雖很簡單，寫得卻十分活潑緊湊，頗為動人。

寶羅麗娜 (E. Boronina) 的夢想偉績的少年 (Boy Dreaming of a Heroic Deed) 是一篇寫得十分成功的作品。這個少年是影刻師里吉達·米海羅維奇當選的兩個影像之一，另一個是老農業家。

本篇敘述影刻師和它的夢想偉績的少年這個影像的模特兒萊霞，由最初相遇，經過塑形工作，到陳列展覽的一段故事。

全篇中關於少年萊霞所敘述的一切——體格，性格，嗜好，幻想，無一不微妙

地襯托着雕刻師的匠心。

下面再略談一談蒲思托夫斯基 (K. Paustovsky) 的五篇短篇小說。

從畢利弗車站來的澳大利亞人 (*The Australian From Pilevo Station, 1938*) 是描寫一個在帝俄末代流浪在遠東和澳大利亞一帶的俄羅斯青年，在受盡了苦工和失業的折磨之後，如何回到大革命後的祖國，獲得了新生。雪 (*Snow, 1943*) 描寫二次大戰時期一個從莫斯科撤退的女歌手和一個青年海軍軍官之間的高尚情感。放牛子 (*The Cowherd, 1944*) 紿我們繪出了一幅關於蘇聯集體農場少年的知識、幻想，和願望的活鮮鮮的圖畫。十月的夜 (*A Night in October, 1946*) 使我們景仰蘇聯青年女子的俠義精神。童子們 (*Boys, 1946*) 提醒我們現實生活的知識對於一個作家的重要性。

本集前十二篇是我在今年一二月間譯的。後面五篇是去年五月我從蒲思托夫斯基小說選集 (*Constantin Paustovsky: Selected Stories*) 譯出的，原與德培譯的卡拉

布格海灣 (The Gulf of Kara-Bugaz) 合印一冊。因該書係一部報告性長篇小說，以單出一冊為宜，故將我譯的五篇短篇小說抽出，加在這個蘇聯短篇小說集裏。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叢蕪記於上海。

# 目 錄

前記

E·瑪米漢利

列寧——永遠不落的太陽

A·岡察爾

鄰居

S·安東諾夫

早晨

A·契爾倫珂

狂風

M·雅康妥娃

• 1 •